

程

錢法議

夏商之前幣爲三品曰黃曰白曰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
周官金錫之地設兆人之官爲厲禁以守太公立九府圜法
于周遂退行之于齊比齊中衰管子修其法而齊以伯景王
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大夫單旗諫不聽卒鑄大錢文曰寶
貨肉好皆有園郭百姓蒙利焉夫不用單旗言而利者時太
輕而以重濟之要言所以行也秦一天下爲幣二等黃金以鑄爲
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
龜貝銀錢之類爲器飾寶藏不爲幣漢興孝文爲錢益多而
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且除盜鑄令賈誼諫云云其
言深切無以易也時帝不行故吳鄧錢徧天下或以叛逆或

以誅死乃晁錯則欲并錢而去之君子以爲探本之論君子
以下見錢必不可廢
以爲非探本之論也後沈約祖之以爲醇人既漓姦弊大起
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之事逸末業流而浸廣宜罷
錢貨轉用穀帛使人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斯亦感慨俗末
追情古始矣然謂抵璧幽峯捐珠清壑是也而併盡捐錢貨
非也且魏文帝用之矣而不免于弊故桓玄欲以穀帛爲貨
而孔琳之駁之以爲洪範入政貨爲食次豈不以爲變易之
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至使百姓用力于偽錢則是妨爲生
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嘗致勤
于錢故古人制有用之貨以適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
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本充

于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于商販之手耗費
于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于目前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溼
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貨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故及明帝
時用之四十年以爲不便而復更之足以明用錢帛著于已
試也此可謂通達國體者矣錢歷代變移更僕未易數然大
略夏商三品以來太公之九府周景之大錢秦之上下二品
漢初之八銖與莢錢或白金或作赤仄八銖五卜王莽又作
錯刀金銀龜貝凡數十品公孫述作鐵錢魏文帝用穀帛相
質蜀先主以一當百孫權以一當千最後而甚乃有鸞眼線
環之別又有風飄水浮之異光中沈慶之所鑄鸞眼如千
萬錢不盈一握而墮階輒碎其最重者蜀之鐵錢一千數十

筋不可動移故置天子以通之而錢之弊不可勝窮古今輕
一○段○綜○錯○以○此○斷○之重之準以漢之五銖唐之開元爲衷而開元尤最銖兩之多
寡鑄造之精密不可易宋三百年行而不變者則開元錢也
夫財貨之法以穀帛錢幣相御而行爲正是固然矣上自操
其權非必以嚴刑峻誅督乎下之人也有所以給其用而不
使之窮有所以塞其利而不使之貪何者銅者錢之母也人
情穀粟重而不可運白金少而不可繼故需于錢然上錢或
不足于用故私鑄以益之而上之人不患錢之不行而患錢
之不繼錢之不繼者絲銅少也銅出于山固有時而竭然亦
絲洩之者衆與耗之者多東南彝高艚大舶所來者皆詭特
之物而以中國之銅市之以有用易無用洩之于外彝一往

而不復還又家人之器具浮圖之佛象鐘鼎其耗亦復不嘗
誠一切禁止而歸其銅積于上非獨絕私鑄之路而銅饒則
錢多此一法也人情趨利若水之就下而不可止以一倍之
銅獲數倍之利嚴刑督之固已不止利可必得刑不可必得
卽得之有獨害猶有獨利也吾今不惜銅而愛工而又操事
于至平之間錢千文權白銀一兩計其本亦略相當其稍贏
者爲官工之費則民就所利而爲之以妨墾草而觸厲禁乎
且私鑄者利其錢之行而受錢者利其錢之遞行吾之錢輕
且濫惡而直又與公上等則受錢者謂直等耳必不受輕且
濫惡者以自困而私鑄者爲公上之錢顧不可得贏不爲公
上之錢且復不之售卽緇矣此又一法也唐劉秩之議與賈

諸相出入而卒不行豈不惜哉後世固以交子交子與鈔必不可佐銅錢而行行此通論之四方此為不可何者鐵錢重不便齎持故以交子權之其法出于民之所自為而託之于官故交子可以佐鐵不可以佐銅即可以行于蜀不可行于四方且蜀又奈何可經久行也非獨交子不可以佐國用即楮鈔亦不可以佐國用何者所為上之權管子子○權○理○合天下之民之情而有之也且又合天下萬物之情而有之錢之行為其與物之本數合也物無成而不虧顧可成而不可虧可虧而不可成故折閱者無幾而流轉無窮泉之為流非獨上下之相通而亦成虧之相乘故曰流使有止焉則息矣故天下財貨合于道所自然之符者無如白金出之既少不得屬禁而自不姦且可大可小可成可虧百

鍊而不折閱獨患其不給于用而以錢權之即錢之本量亦自有其美故可以謂成虧之際白金與錢也而欲與鈔權銀或欲以鈔權錢不已過乎鈔者全乎人主之權而於人情物情俱有所不合蓋鈔有所折閱而朽爛即不可更用始之直千文者終必至不直一文而止也民不可得用乃上之設官置局工本異費亦復不貲其于利權何當哉國初置鑄局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已又敕戶部鑄洪武通寶當十當五當三折三若小錢凡五等當十者重一兩而小錢重一錢所重各如其數八年造大明寶鈔取桑穰為質額曰大明通行寶鈔上鈔一貫折銅錢千文銀一兩自五百文遞而降止百文而止蓋欲以寶鈔統天下利權而銅錢佐為使

然收受艱難而又折耗故終不可行萬曆初開鑄萬曆通寶
 錯白錢而行每錢百文重十三兩重且精故民以無利而不
 姦然說者亦謂有其害一者責銅于不產銅之地而擾民一
 者錢方行而無以繼之一者不患于真錢之難行而患于偽
 錢之錯行一者錢行于小民而不行于公上錢禁以小民而
 不禁于豪勢故必酌其四失而後錢可行國可裕也吾嘗總
 而論之錢法固自古而然矣然古人之論財貨無有國家貧
 富之際常以九年之積為主蓋農桑者衣食之本先有所謂
 穀帛然後錢幣之權乃可得而施故論錢者當得為國之本
 計與古人之深意以穀帛為本以錢幣為權權常不得勝本
 使本末經權時相為用而終不失其初且古者為錢非為質

易輸將致也以救饑荒饑荒之歲民有鬻子者穀粟不足于
 食而不得為用於是制錢以代之蓋金銅無凶年且可假上
 貴之之權以行之也是故禹五年水湯七年旱人之無糧有
 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
 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然則古人之于錢恃之若是其輕
 也錢用之重蓋自後世始三代所以用錢至少而恃錢至輕
 者其說有二一者民有常業一家之用自穀粟布帛蔬菜魚
 肉皆因其力之所自致而又風俗朴敦情文疎寡奉生瞻已
 事有異同一夫躬耕則餘餐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
 質遷之道適用濟乏龜貝之用為功蓋輕而後易之居無恆
 業民無恆心非復始造之意也一者三代各斷其國以自治

一國之物自足以供一國之用。非天下通行不可闕之物。亦不至費心以營之。故老子有言。無什百之用。無舟車之陳。民耕而食。以其餘應良天子之求。不出百里而求足。其無用錢如此。錢安得不少。後世天下一家。尊在一。人雖州縣異名。而無秦越不相知之患。不挾寸鐵。萬里通行。犖牽車牛。以遠服賈。而地無不可至。物無不可通矣。合此二者。古者之錢。不得不少。後世之錢。不得不多。此其故也。錢之用有二。一者私用之。而乃以公。一者公用之。而乃以私。何謂私用之。而乃以公。凡物不能無有餘不足之處。有餘者半力而不售。不足者什百而不可得。而其有餘不足之處。之相懸。所謂十百低昂之地。非辰發而已。至者也。農與工。釋本業自求。則費逾其母。而

所作荒。故必有商焉。而後通。然萬物之情。不可以無數。既有數。乃須設一物。而主之。使物之高下相合。以爲平。古者之金銀。則滯于爲器。爲飾。穀帛又苦于荷擔。斷裂且難。銖兩分寸之用。惟錢之爲物也。輕可挾。而細可分。民朝夕得所求。而用贍。凡此者。用之于民。而私天下之財。天下用之。爲公。故曰私用之。而公。何謂公用之。而乃以私人主之。計以爲穀粟布帛。民之司命也。刀龜鐵貨。民之通施也。錢者出于山。而無窮。以錢爲重者。出于人主之口。而亦無窮。而粟穀布帛生之。有時。阜之有地。成之有力。旣不可以易得人主。自常賦之外。一有所益。則民以爲非。且又國土之所分。彼之不來。猶我之不往。也是故。制爲幣。以傾之。以重射輕。以賤洩貴。然後萬貨之情。

皆可得籠而有之。而畢歸于上。以其出自公上。則為公。以其行以權謀秘術。以自富其國。則為私。故曰公用之而私也。嗟錢之為物。不能自為權。因民之急與上之力。而後有其權。錢不能自為輕重之體。合已身之多寡與萬貨之盈縮。而後有其輕重之體。是因民急而後君上之權可行也。致萬貨之盈而不縮。而後錢之多而不寡者。可御也。此足國裕民務本之數也。

錢泉古籍通用。今人議泉。大都議其流耳。此多言其源微。雋之理。疊疊撲人。誰為阿堵。便誤塵談。王夷甫洵庸儉耳。

水員

今天下所資者東南之粟耳。因粟之故而重漕。因漕之故而重河。而河益驕。非河實驕。吾佻佻倪倪。以媚於河。而河未必相聽順。則若其驕之也。吾欲扼其吭而奪之。則毋以漕予河。毋以漕予河。非更為海運也。吾併毋以粟予漕。毋以粟予漕。而使北方之粟自生。北方之粟自生。既可得之。以為食。又使南人以金代粟。南人以金代粟。將北方之金。又生。北方之金。又生。復可得之。以為用。滅其河與漕之害。而粟無損於其舊。又勝於其舊。此無故而得。兩天下耳。有闢地之實。而無戰勝之費。與勞。則宜何從。曰。化地為田。化粟為稻。而已矣。南方之稻田。未必皆仰給流泉也。鑿地而塘之。以桔槔引而上之地。

高水低或三四級相接而後至焉禹之五服大半在無水之地有河與河之類引水以灌無河之地澹澹使深非徒行水亦以蓄之計當時江浙財賦之地魚鼈所都不成子處之燕冀之粟不足自給焉得而漕諸故北方之水可員也北方鑿井而得泉豈不鑿池而得泉用近日徐玄扈先生之法可使池安濕而不去桔槔勞也而稽人之地寶告成者其獲三倍以其一當恆歲之入以其一償新勞而以其一予官朝廷因得受其流此足國寬民之數也

此呂氏春秋遺文也不知有漢何論唐宋

縣令

嘗讀詩至維曰予仕孔亟且殆云不可使得罪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予每刻怪何至若是今乃信其真有然者也予為諸生時往謁令如因鬼見帝令抗顏倨受庭參不與交一語已沒階趨張拱端好不敢放臂出令門及謁監司乃彌不及因思令卑卑欲尊不則褻令繁繁欲見之難不則勞令年少未經事年少未經事及其鋒而用之而後漸狃於醇不則沓弱而不起然終以為令之尊何不可為也今聞除吏之命下已定其為令居間請為論諭非人所為更復冀為丞詢之則令未有全者催科工而氓孳催科拙而吏囚即工矣氓孳而令終不免於囚非有與其本事也代徵二十年或十年之

租調舊令尹或其人與骨俱朽矣。代爲徵不中員程猶謫之。一難也。都御史若御史暨司道修往來之節不能家而往也。又環視其橐中亡有財用指大符下縣取罰鍰若干寔以鍰爲名耳。透支正色令喋不一語非獨畏忤上臺彼善其禮際者却之爲不恭右其饋之者則自左其忤之者也。則強項而繞指十而十耳。何十八九也。入都當事者督其何以逋虢其旁令以相震摠則首低尻高口無狀已矣。二難也。歲額與將歲額者俱中量出自令門入自司門令以爲可幸無罪肇牽車牛走萬里謁謝曰稼穡匪懈勿予禍適冀得勞苦一當而藩司或那移他用不則徐徐不卽走文書闕下令復坐不及格不得與考選三難也。有此三難所繇奉檄而鼠息也。爲人

也哉。臣子誠不敢自避煩辱而君父亦宜少垂意哀憐使得少寬也哉。

北風北山都爲臣勞之音然猶就自家身上起見不關國計民瘼此音之苦加于風雅一等矣。

流賊

當事者謂流賊不足患獨未嘗以前事思之乎黃巾赤眉李特黃巢之徒皆流賊也隋之季也賊之在天下者凡六十餘族天下之民皆化而為賊誅不得行矣張須陀敗楊義臣間

而李茂楊枯非有鬼神人事然也流賊之先日聚河北而嘷為賊寫兵俱于二百言

之久中曲盡情事之空其地於是渡河河上乎翱翔者何人也休於天中

殺人而嗜焚劫至慘而莫之難也民之孑遺親兵而睽之而

兵乃慘於賊天至高乎不得聞矣往者道樊襄之間其地有

積著焉賊可以富從此以往民益脆民之心與民之力益怯

盜入其中無謀禦之者賊可以強賊富而強利在賊不利主

人不可不深長思也先事之識如此毋使入蜀入蜀將憑山毋使復歸陝服

復歸陝服將憑關從平地圍而取之。差易耳。今捷日見告矣。賊之鴟張猶故也。殺見黨於賊與見勝於賊者。猶為賊也。吾一段為民慮恐所殺者非賊與猶賊者而賊兇鋒之所不及盡者助而斃之。而因以為首功則冤甚矣。近日緹縉所逮者纍纍而官不。因以奮賊不因以熄。若是雖日斃數人。可以明國之威。非所以滅賊也。人之膽略既不可強而又制之以無一可恃之權。一段為官慮進而死賊不如退而死法。猶足以免辱而伸國威。以為臣子不說無益宛言也。怠事之戒則猶有益焉。爾至於用撫此固不求勝民之道。然而未易然矣。凡君子之居事必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使畏事之不集而急以自弱之形見。賊不受招為王賊。受招或不失為官。是勸於為盜也。苟勸於為盜。今日事幸而集耳。後將况不集乎

無以自復。則國初之方國珍亦其前鑒也。已為今之計宜以能戰而後能撫不易之說。大兵臨之以見其必滅之勢。而後開以生路。有能自拔而來者。吾生之有能斬賊魁而來者。吾不徒生之而為事。王者殺無赦。如是則盜魁得而無以為倡。盜黨散而無以為助。或亦用撫之一道也。至於解散之後。賢守令當細商安戢之方。所謂事已之後更當煩聖慮耳。

前一段寫養癰後三段寫無具幾于洞垣燎火第一策略正不必借古人何席置之也

寧靜

得士之法有一過而知之者知之者難自練之法有數十年而後得之者自得者難數十年之所得而一過而知之一過而知之而託之以末契之屬寄之以不御之權其受祿不誣而後日若操券而取天下以為知人能得士矣有請其術者曰是何也曰以其可致遠知之可以致遠又以其寧靜知之夫寧靜有生而然者然恃天者危恃人者安故需之數十年而得之不得不苟出也既得矣可揭以示人如其面焉寧與不寧靜與不靜可睥而斷也故一過而知之也記曰靜而后能安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易曰君子洗心退藏於密語之淺深不同然皆寧靜之說也武侯當漢之季考其師友淵源所自不過龐德公

司馬水鏡與徐元直崔州平諸人而其所得於聖賢之分亦
 既深矣觀其誠子書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懿哉斯言是經典之遺訓而功業之本也蓋勝天下之事者
 不貴有勝於天下之才而貴有勝於天下之氣又不貴有勝
 於天下之氣而貴有勝於天下之量有勝於天下之量而加
 學焉則所謂寧靜者乃可得而致也然君子必習為寧靜與
 觀士者必先審人之寧靜而後用之何也凡君子之有治也
 必先立於無難之地而後可以出天下之難難之所在已亦
 在焉則不足以有為故已有所以自安而後可以制天下之
 危已有所以不擾而後可以待天下之動何者誠有所以湛
 而察之誠有所以耐而勝之也湛而察者如止水之燭鬚眉
○一○句○是○識○

也水之為物也小傾而動矣動則塵穢不得下而生濁動則

波濁與波之分皆不能與照宜則反是而宜矣事之至也心

不得乎其心則不可責以思之所能思不得乎其思則不可

責乎理之所當人審而後發我不審而發之是不敵也此其

蔽一也耐而勝者天下事衝擾擊撞者萬端而我視之亡有

至變而以常事當之至繁而以一節槩之則天下事豈復足

以難我哉患在乎心不能過乎其為心心不能過乎其為心

故心不能過乎其為事心不能過乎其為事則物大而己小

事如此而心無以相配事止於如此而又以心益之心逾懼

事逾危而煩事之失其本形心之失其本形之為之也此其

蔽二也古之君子之有見乎此也是故不恃事之不來恃吾

有以待之又不得性之有然恃吾有以致之深其所以致之節而所以待之之節亦深識量以本之學問以澹之歲月以需之心之動不動不能懸而試也試心之事皆在數十年之後而要心之可必者則可以前期夫不苟且以應功名之會則豈復有苟且之功名也哉。武侯之在隆中也即抱膝長吟之日其意致固已遠矣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當時諸侯可共亦亦其人已然操招之不至也日義不使高世之士其見權而歸也日孫將軍可謂人主然相觀其度能盡亮及昭烈之三顧也而後結魚水之懽此徵乎姚弋之草不望尋蔓夫不之鳥其性愿慤之於風夫苟且而出則亦何事而可至也武

侯之品之功漢季以後亡其副焉君子宜深而審其本矣武侯與兄瑾書日瞻年數載韶穎可喜但嫌其蚤慧慮非重器則其意之輕重本末可知也而後世名爲才士者輕浮淺躁自謂功在俄頃識者蚤已辨其非致遠之材既而其言畢驗嗟夫彼自號爲一世雄兒政不堪爲武侯竈下養耳

是一篇寧靜致遠論此爲施繩用法之文先生他篇多頓羈絕絆驥首而馳而此獨施繩用法所爲以常見怪者也

精神

精者專壹之謂也。十事而一求之，十意而一用之，所以致精。

也。言所得之理，妙而不拘也。然則其耗於已者，綦省矣。故可

以存精。精者又血肉之偏約而獨清者也。對血肉言之，彼粗

而此精也。云爾，約用其精氣之用，而使其精內滿。此守內者

也。守內故精滿，精滿而又守內，故情澹。精滿欲行情澹，欲止

以可行之所壯，守以必止之所養。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神

者去形而妙，離鬼而王。莫知其去來，似氣非氣，似光非光。似

魂非魂，精生健，神生化，精神合而天下事舉無足為者矣。積

精生精，積神生神，積精神生事業。故曰精神者物之最貴者

也。夫周環流動非事之效，而精神之效也。人主懷仁履義而

天下說道德尚已然代而降也。法術倍之而皆託事於精神。術者藏於智中。以耦眾端。法者見端於天。則而相輔於五刑。不可祈請而免。然亡其精神之用。雖道德枵然亡所用之而此。況法術法久而敝。術弱而昏。則精神不足之為之也。故曰精神者物之最貴者也。然用精神有道。其衷以道德佐以法術。固也。顧後世用精神而不得其精神之益。何也有誤用之而小者亡一桃而知之。亡一國而不知是也。有誤用之而勞者棄車而下走。聽計而倦臥是也。有過用之而後無繼者驟雨無浹旬。迅雷不終日是也。有過用之而物不堪者水清無大魚。察政不下和是也。故曰精大用則竭。神大用則敝。人主養之而務餘。居於精神不生之地。而又誤用過用以死之精神。

死而事業死。精神生而事業生。知精神死生之說。則不問誰氏之國而天下利耳。

昔人謂老氏一書寶一音字。音者所以致有餘之道也。讀此可悟治生治國一源之理矣。○後半多諷切思宗處。

勤簡

事之所以不舉者身之有情也。勤事而猶不舉。務之有多也。以不勤之心。御不簡之事。其不舉也不舉而已矣。勉而舉之。以不精之心。行不精之事。則其弊有不可言者矣。昔黃徵君與秦王同帥懸燭於庭。擁衾而起。而忘其一襪。將責左右而誅之。既而二襪貫于一足。其急也如此。然急而以多務擾之。猶弗精也。詩云。南有嘉魚。蒸然罩罩。蒸之為言塵也。塵之為言久也。小物之獲。專氣靜息。至誠而後得之。而既務於東。又適于西。奚可。武平多草穢。山中人為械。以張之。匿羊其中。為誘下機。而得虎。虎爪牙所及。輒壞。張如臂。許假專。一而不頃。虎逸矣。賴其散齒。旁攻。檻得不敗。而虎獲焉。天下事誠惡其

漢人說詩

多而不壹也散嚙旁攻幾幾乎及之而又移焉則雖勤未有
得事之會者矣故君子大居敬居敬所以治不勤不簡之弊
也

不莊不鍊似子家外篇

書牘

答蔡雲怡老師

泰平日處心行已在中人上下之間恥於自見其私與自見
其公然率任而已真本色人語而無自立之志與自勵之力一事一念有
忤於心輒咄咄呼各自鳴妻子習其如此知其是又為何事
而發都知其不偶然然而隨之又復爾悔與錯往往相乘而
不已此無自立之志與自勵之力之效也然亦時無導師世
所稱講學者迂淺無當未有以服其心故爾屬有大幸恭遇
師臺得從事於臯比之末伏承老師悲憫深重接引殷勤原
不肖受病之由以謂率任不得因循又不得欲不肖立地猛
迅死中求生不肖集老師前後手書時復觀省通身汗下至

一年二年復猶然大士故吾遂有矛頭浙米劍來炊之意此
 身都無可以安置之處不肖欲倍師不可欲即從事於老師
 之教又不能此真求死不可得也不肖不學道誰復禁之大
 丈夫即為真王耳彼一念有欺不如不學不為自欺正學蓋不學道亦不至
 於作賊以甚得罪於聖賢而一念有欺反若無以自立於天
 地之間或至大負慚於衾影不肖非敢卸肩誠審之又審終
 不欲如世儒之悠悠碌碌也恭惟老師之踐履淬之無瑕而
 其所為宗旨撲之不破經營有成其道豈復世儒之所有而
 不肖又安足以知之也哉夫尼父之於顏曾二子意豈有所
 不盡顧卓爾一貫之請不先以示人而使之從事於文禮忠
 恕根據切實蓋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久之有可深求之實遂一

且豁然而有所窺比其至焉而有所得其得既與空悟浮臆
 者有厚薄安危之分即不至焉退亦有以自處此孔子孟之道
 所以為兩登之計也今吾師宗旨即復如是徹上徹下觀師
 諸書具見之矣比蒙示黃元公和曲超悟撒脫誠有如吾師
 之所推者不肖以為儒與禪二宗也要其至可以相通然不
 肖雅喜遠如宣父之示顏曾近如吾師之示不肖深功之極
 天光自逆雖已禪矣而其所繇入門者猶然儒也元公乃頌
 言而去之使元公力真已至當有深厚謹忍之致不盡其藏
 使人睥而見之發洩太早此四字疑元公不免耳口頭禪三
 字不肖誠不敢以此妄意大賢以上之人顧恐其即實有所
 得亦得其所謂禪非得吾輩之儒與禪通者也不肖膚淺妄

言曾中之所疑如此惟吾師明以教之不肖近玩性相近也
 習相遠也題因悟習之為言增加於性之物而寔本於性之
 所能為人為禽為獸為祖為佛皆習之能為亦緣皆性之所
 能為○千○古○說○性○人○未○有○此○然使守其本性將遂無此一切糯米可以為飯以救饑
 可為酒以合歡而烹鍊之極遂成青碧等珠婦人取之以為
 瓔珞入火可以不燒米等分中原無瓔珞可以為瓔珞不肖
 亦務其可為瓔珞者而已謂必為瓔珞乃成米之本量似又
 說之難持者也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則
 自回而外其不能遽通孔子之言蓋亦多矣不肖資乏庶幾
 細滯難除知老師不以小小異同忘其助我之義也不肖壁
 中別無閑字祇將老師最後一書黏置之時時觸目警心竊

附書紳之義亦借是以鼓同志或有興起者跳往助之亦未
 必非斯道之一幸也臨楮不盡

今之所云宗者佛之所謂教外別傳也彼氏且云教外吾
 儒必欲引而內之異矣顏曾一段性習一段真羽翼根宗
 之語功堪兩廡矣

上文湛持老師

不肖遠離師臺左右益展一月則已暮矣不肖之資在彼此
之間視世之詭故不情者差異之耳雖屢蒙師臺提誨而策
之則行小停輒止終無精猛之力以自輔此自下愚所致不
言則欺言之則負大人君子始信克已爲大賢以上之事非
天縱者亦未易幾也雲怡老師之學在直探本原而老師之
學在細礪心性二師非畫然中分要其勝體所注如是已耳
而雲怡老師成德先入爲主而益之以參老師趨悟先入爲
主而益之以修則又未嘗不合一也不肖不甘自棄而又不
能奮發有爲真無面目見老師身至於頗有寸長能自澹然
於富貴功名之際全不由粉飾與力制而然不肖歲路已過

老師杖而挾之使見於世報騎衝門此心寂然不知何時何
日而後使此心不寂然也夫失之不能無恐則得之不能無
喜而不肖翩然反之此自不可解然天下不可解之情之事
豈獨一端也哉老師以智仁勇之資加之以文理密察之學
天苟無意斯世必不篤生偉人願近醫藥慎眠食自愛非一
人之得失也今九州鼎沸賊所經由下無生草立樹未知戡
定何日聖人盱食於上老師能着枕乎不肖雖賤意未嘗不
杞憂也山中無物將意敬致二苧締兮綌兮淒其以風與老
師清介之體性相宜幸遂叱入去歲過白下謁姚孟長先生
見長世兄遂不得一拜牀下不肖假滿當在冬杪伏謁有期
相思無盡

存此以見先生體性真實自然近道處

與解石帆中丞

原任江西吉安府龍泉縣知縣宋運昌勞甚而病病甚而去
原非得已之心泰等十人事後而論去後而思亦居無求之
地○慨○然○但慮是非未白遂致鼓舞無方時難而無救禍殷而不急
人草茅之思竊用耿耿按龍泉銳入楚粵之間背負大山面
包平壤此地一瑕全吉二千里皆爲魚肉蓋扼塞之要而腹
心之所由遮也嘉靖辛酉流賊入焉殺人而嬉巷無生跡數
十年生聚其氣始復則時無賢令故也龍泉雖小盜所垂涎
寄徑於茲可窺全郡崇禎四年十一月廣賊從故橋岡瀨頭
之隙將趨龍泉城以土爲趾池不容刀沙滿其中兵無半丁
械無半刃運昌巧設方略日夜拊循使民歸心日夜訓練使

人知戰集鄉勇得六七百人身自為將勸富家廩之乃出俸
 餘挑洩得深地有嚴城人成精兵仍伺流賊之所從入逆閉
 其塗削平為峭礫木塞道山有四隧隧着百人賊以為石穴
 天牢中道迴戈南安代為兵質矣焚殺之慘聞響心掉紆道
 顛石其遠十倍運昌度賊必不能至加以過勞口嘔血數斗
 醫士診之勢將不起故不得已而歸耳然離任數月而賊始
 至太和其富田之_{一辨}既非信地又在後期而以規避加之失
 實甚矣今天下誠得如運昌者付之一邑其設施禁禦當有
 可觀而先阨於垂亡之病後嚴以無異之條此泰等所為傷
 心也夫歸由於病重病重由於過勞然交印有太守之官保
 明有兩臺之疏部所覆陳率多平情而卒兩絕于天墜入于

淵則以盜賊之禍殷而督切之令嚴也泰等以謂為盜賊之
 故不難棄一_{亦○慎○切○亦○得○以○辨○}碍法之臣以厲天下何如為盜賊之故不難貫
 一有能之臣以厲天下今鄉紳有呈學較有呈父老有呈亦
 足見人心公議之所存矣恭惟老公祖台臺以體國為心以
 靖亂為志以愛惜人才為道以申明枉結為恩伏乞准與公
 揭轉達天聰倘有所濟固萬世之所瞻仰也吉安諸士為之
 請者樂其地之有是人也撫州諸士亦為之請者慨其地之
 無是人也則運昌之為運昌固可知矣

立意跋壯已在霞氣之表想此時是非議論尚去古人不
 遠也

與郡太守

某廿年訓族務實知節自有繇來故風俗敦樸家戶殷給近
 來子弟不承於權輿遊手遊食不農不商賭博為徒無擇頑
 俊黠而貧者以此為營生之路愚而富者落其數中牢絡不
 可復出兩貧而陷一富兩黠而陷一愚陷人者徒手督錢威
 比封君其為所陷者甘輸戲責敏於官課有數日而傾千金
 之子者錢一入已視為輕得易失之物非實非祭特為沽買
 持梁齒肥酣歌取盡今日好過明日復無更誘新室復尋舊
 轍長此不已坐使敦樸之風變成偷未殷給之家化為空窶
 父老太息問有呵止輒攘臂而仍之其中父兄有機數者不
 能禁禦則詭辭以悅眾曰彼自吐情謂不如是當餓死耳人

情苟可賒死何求不得蓋懼其為盜也不知所得之財以供酒肉非以供粗糲也且饑寒為盜不如賭博為盜之更確也辨求深矣目今營深險之地合輕果之子夜聚曉散不可迹求夫佻生盜後生盜醉飽而無知生盜醉飽而無繼亦生盜則賭博者固盜之原也今地方釁隙萬端更以此輩益之其何能淑又國力告匱長吏帶臯徵比急逾風火此輩獨坐損其貲消累惟正由斯觀之又不得獨私家困毀而已其主名了然在曾未便即煩台法伏乞給示以錮其黨遏其勢所謂令治而後乃誅也某雖為敝族發然敝鄉如敝族者不少風一可以杜百耳

只此數言可稱鄉先生沒而祭于社矣弗以小言忽之

與袁特丘

三百人兄弟中求其意氣文字如吾特丘者大約不過十許人十許人中髯君子為最此言千鬲之要非為但也但不知吾特丘意緒中亦時時有一黑君子否耳假歸沉酣酒食文字中酒甘而文字苦繼而多焉則苦者不可解而甘者視世中困于酒食人之所謂苦者更甚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假使廢却酒事文事以論世專理簿書似更優閑也弟入盱四十日瘦削過半而荆大徹日日叱罵誼屢翻覺精神大壯此亦優閑與不優閑之效也吾特丘以絕世之才與超世之識稱為人祖為人師時時有得意事當不快耶則當不肥耶敝門生陶志如諱繼之盱士屈指第一而與弟同選刺字上所稱年友生者也今為向平

之願所迫走干諸侯少取資以自贍而生平慕悅特丘者此
生惟進而教之鵠卵之伏弟有冀焉
謹處可醒

墓誌銘

故少司馬大中丞毛伯丘公墓誌銘 代

嗚呼此少司馬大中丞丘公毛伯先生誌銘也公之撫中州
也遺予書所言皆天下大計志在同獎以匡時弊語不及私
父之聞致仕以去移駐光山予驚怪無故使天下失一重人
俄而以訃聞少焉公之長公而旭以狀來日月將有窳窳之
事先生為知先大夫之深者敢以泉下之不朽相累按狀公
諱兆麟字毛伯號太丘先世代有顯人史傳家乘歷歷可考
然河南之望之有丘也自周平城郡公和昉也江西虔州靈
邨之有丘也自天水郡公行恭之子崇昉也南豐雙井之有
丘也自靈邨丘齊之公之孫方懷公昉也撫州臨川鳳岡之

從來寫世次無此精詳

有丘也。自雙井丘七公循昉也。而藤橋之有丘也。自敘二公
悅深昉也。悅深公至公六世矣。悅深公生鉅三公。富富生瑞
六公。鏌鏌生僉十公。佐公大父。所謂有旨。贈兵部右侍郎百
歲翁者。翁生御十公。琇贈兵部侍郎。娶節孝贈淑人石池李
氏。實生公公。生六歲而贈公下世。節孝於翁。代爲子於公。代
爲父。公性闊拓奇穎絕人。八歲卽善屬文。於書無所不讀。卽
能名其深妙。成童旁及詩賦古文。辭咄咄驚人。爾時法制彙
昧風爽未開。旁生指目公狂生。公顧粲然不屑也。庚子補弟
子員高等癸卯儼于庠。明年百歲翁卒。公哀毀逾等。丙午服
除。就試遂領鄉薦。庚戌成進士。公文高脫曠然天際。而馭以
機法。初人以爲不可時勢。久而尊事之。反奉以爲大家兒童。

小子窮鄉僻壤。無不傳誦。性至孝。事太淑人。志色兩盡。乃進
士成。而太淑人逝矣。隨具疏備言太淑人勤勞節孝語深痛
詔賜襖旌之。服闋授行人。使代藩。庚申考選天下第一。得雲
南道御史。巡視節慎等庫弊。竇一清。尋以門工陵工功與賜
銀幣。天啓元年起公田間。時外氛正惡。公上疏慮周遠。切事
情及。事稍息。遂寢。語具公疏及狀中。又逆璫肆行。內操公
不忌兇威。上疏指斥之。在臺中疏凡數上。皆天下大計。本年
巡按中州。諸凡察官吏正風俗。修城池。行保甲。練鄉兵。造士
詰戎除害。亂幣苦驛。議徵收恤貧宗。創書院。不具論。至山左
煽妖固陵。告變。大司馬馮公時撫中州。欲盡以省會之兵自
將而禦之。公恐民心動搖。堅止其行。卽托於出巡。然發兵撲

源無唯遺妖賊聲言渡河而南衆洶洶公曰我在此旣而賊果不敢渡河而南公因是有知兵之名甲子安奢二酋連叛川湖貴告急兵餉匱新設御史一員以督之諸臣輒推避不行公奮然曰古人急病讓彘奈何爾卽挺身以往行則具疏條其中事宜併請發帑天子報可量發內帑以佐之黔巡按御史傅公以尅賊自效而以足餉責公公以足餉自任而以滅賊責傅餉行如流士飽馬騰而民不告疲木蘭坐是踣斃公之功也乙丑報命時逆璫正熾有忤璫意者璫下法司勘問公掌某道印逆璫望公有所左右公持大體不爲屈竟不發一語因是量移公問卿里居者數年未嘗一字及長安諸貴人戊辰忽有中州巡撫之命固非其意念所及也又以前

督餉功加二級賜銀幣給應得誥命疏辭不允公欣然或問之曰吾不喜得兵部侍郎喜榮吾祖耳然中州固公所夙巡地也蒞任之後益取巡按時所爲踵事而增之如嚴保甲練鄉兵等事明旨俞允責成舉行至如最要者精核兵餉以備策應蒐羅將材以資武備屯兵陝靈以防西賊駐兵汝寧以備陝寇嚴行報盜以靖地方申飭加派以寬民力清查社穀以賑饑荒嚴核河患以防衝決此外修理書院復舉文社則文事修潛獲趙金斗譚三省吳好古張元華各縣妖寇則武備著亡何以行保甲觸鄉紳遂掛察典聖天子方倚重公因於平臺召對時問輔臣曰這個巡撫似不宜輕動時輔臣倉卒對曰地方不安上默然久之不得已令公致仕公上疏請

代絕不辯白一言。但為地方求所以善後保禦策。請留磁兵以爲京師應援之用。又念各邊方窘。陵工未竣。解進諸查兵餉。曠役破冒等銀五千兩。以助邊本衙贖銀已解進五千兩。外復解餘剩銀一千兩。以助工。居久之。代者未即至。公巡中州及督餉。勤勞特甚。得血疾。填撫後。以勞劇益甚。疾篤。猶自力視事。九月初十日寅時。勅甲付司理具冠服。北向拜跪叩謝。是日申時。遂終于光山。公署自始疾以及屬。續無一語及家事。是時公夫人及諸子皆先遣歸。至是公長子而旭三子而昱始奔喪。扶柩歸。塋公勞於王事。死於王事。始終之分全矣。公爲人通懷期物。中外坦然。性度拓落。而實依於聖賢忠厚之旨。有其神簡。母太淑人有所規誡。終身識之。語孝弟事。

津津忘倦。俸祿所餘。輒推以與親族。毫無德色。然竹頭木屑之間。時自料理。約束其家人。循循不敢出一語。則神簡之效也。好揚人善。有所推進著之心。本不必其人自通其意。亦不必使其人知人。以是益服公爲文甚敏。下筆傾刻。萬言詩文率爾而成。皆造精妙。裁答遠近書疏。兩奴持紙尾濡筆。信手揮之。曲盡情理。對客且咏。且觴。頃刻輒數十紙。有奏議仁言學餘園初集二集水暄亭詩集遊衡紀事行世餘未刻。俟後足而成之。性明悟。三教九流。無不通曉。雅好客。坐中常滿。一日客或不至。反爲之不樂。然此皆公之剩餘也。其大端乃有忠孝之大節。與天下之大略。當爲御史時。曾上疏欲措置京城外遠近之兵。以防圍城之變。其分布皆鑿鑿可行。具載公

行狀中嗟夫公有經天下之略如此而卒不究其用豈非天
哉豈非天哉公生于隆慶壬申年九月初八日巳時歿于崇
禎己巳年九月初十日申時享年五十有八娶楊氏從公累
封淑人復娶謝氏余氏生子六長而旭邑學生娶余長女次
而杲郡庠生娶曾氏太僕卿國禎女長次而昱邑庠生聘曾
氏侍御應瑞長女俱楊淑人出而鼎邑庠生聘傅氏給事中
樾次女次而昂未聘俱謝氏出遺腹而暹未聘余氏出生女
六長適郡庠生管國晉次適郡庠生曾霖元次適大理卿周
公曰庠四子士瀛三歲而寡次適通政使章光岳長子邑庠
生雲鏢次許聘侍御鄒毓祥長子邑庠生副萬次許聘職方
聶文麟長子孫男二長吉祥聘姜孝廉天寵長女次吉光未

聘俱而旭出以今庚午之二月三十日辰時葬公於板橋鄭
家山之陽首趾乙辛而銘之曰戚姑挺秀龍盤鳳翥篤生異
人離羣絕伍古人有其文者不必有其武古人有其才者不
必有其度當時事之殷也公不死而公身勞公卽死而公心
苦此惟識者知之餘人安能明其故乎戚姑之前兩手如舞
其之東者爲公之宅其之西者爲公之墓有亭翼如旰汝官
路往來者思公文章挹公風素相與遙而拜之以爲是馬鬣
之封固宋之穉圭仲淹周之方叔召虎也

通體健潔于先生爲另一格文字想先生亦留此健潔之
筆以作大文字者也

陳母范孺人墓誌銘

孺人金谿人適陳侃六公生子全三全四全六全七生女適

高而公歿貧者以家徒四壁為言孺人拊四雛但露處耳安

骨矣

所得四壁也長子能拾薪蒸顧安所得置釜中者孺人以十

指易薄糜糜不時得則水而已矣或勸之勉思變化孺人則

絮泣曰無此藐諸孤固不可况奈若髮覆額手扶牀者何也

三十年餓而衰諸子餓而長耳及長子有婦劉有子德有女

英即餘子皆足自餬而孺人不待矣次子商歸方市衣以進

而竟以易其棺嗚呼哀哉其叔際泰氏為之銘曰人固不可

窮兮苦節不張高行眇儔兮不史而彰無愧妻兮固可以下

見吾兄也

志傳以有事述者可寫其措筆之地多也若此情真聲苦
正多亦不得

朽骨墓誌銘

有明天啓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子破土作屋大楓樹十圍數
百年物也去根入土七尺許得沙土中有白暈分許其圍徑
尺長五尺初不知爲墳掘之得鐵釘鐵環又掘之得小甌二
磁椀四從沙土中得齒七作金黃色得壙磚一有界痕而無
文字嗚呼先生其男與女與張與李與或吾之祖若妣與將
秦與漢與或近代與皆不可知而吾抑有感也物之成虧隱
顯殆有數存乎其間非恆理所可格者靈公之爲靈滕公之
爲滕也久矣歲月荒忽之餘雖其身之爲帝王其子孫之爲
賢肖皆不能保有其一棺之土而况其散然者哉則先生其
無致憾於此也矣予也傷心百年之際以其齒盛以故瓶覆

以故磁擇乾爽之區而墓焉酌以穀酒為文紀其事因銘之
曰先生不幸而露幸而遇予文可以不朽乎千古葬者藏也
藏莫如深王孫返真有當於予心安知先生又不以予文自
累其神襟乎

寫盡冥漠公詞章科宵

傳

陳氏三世傳略

父西園先生少隨大父王伯公入閩武平市平江布公為人
醇潔自好工書及五行之學顧役生之路甚微一歲所獲才
數金耳歸至白水鎮居亭主人宿客至四十許有同舍子醉
遺銀八兩於水次之浴室大父拾得之同舍子非有見焉又
非有夙乎我者也卒還之不以語人着一兩草屨雖敝其下
如新公既歿於象洞岡背坪頭燼其骸歸葬上高陂而先生
復遊武平流賊梁寧輩發矣先生寓房叔是六公家倉卒治
行李得女鞵是六公晚之此吾江西物也何得在此先生語
之故知為先生母黃孺人囑先生娶婦以歸者以亂故止是

不可句者以意看註得之凡字不可識者以意切聲得之二者至今用之不謬與化方子豐號精字學彼以數聲而後諧而時或差者泰輒以一二字了之所差者汪王之類而已十歲時一日侵晨走五六里許至地峯叔家從藥籠中搜甘草啖之而得其毛詩本如獲天球然如其子癸哥見奪因竊藏袖中攜歸婦氏呼三婢乞早粥去不顧也父見袖中物索得之大不憚兒又忤我矣大高口看秧去攜之往田所田左倚叢叢右為高岸下防飛鳥食穀種也而顧左防虎因踞右之高田坐石上併其詩柄讀之從關關至寢成孔安凡二十徧十日秧出水試覆卷聞誦略皆上口復日侵晨至叔家置藥籠底叔與叔子尚不知也是年冬月從族舅鍾濟川借三國

演義向牆角暴背觀之母呼食粥不應呼午飯又不應即饑索粥飯皆冷母捉裾將與杖既而釋之母或飲濟川酒舅何故借而甥書書上截有人馬相殺事甥耽之大廢眠食泰亟應口曰兒非看人物看人物下截字也已悉之矣濟川不信也試挑之如流水十四歲則代父管蒙館自此遂自館一日復從濟川借殘唐傳濟川初不知列有漢書唐書以為殘唐即是也回扎云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誦漢唐時居深山朋友無習文章者問濟川云舅文章何等也曰墨卷歸問父墨卷何等書也父為大言自斬曰子無書不讀未嘗識所謂墨卷者問鍾美政乃得墨卷所繇名授之以郭青螺先生所選八十一篇諷之如兒女說話爾後凡寫家信與尋常客

子書皆用八股法然泛觀之未嘗知有所謂破承者一日見郝鹿野說書敘文破承者行文之冠弁因知文有破承取入十一篇覆之果然自以其意爲文得二寸許不自信又自喜也二十歲館乾上丘先生一敬過其主人翁是中有可共譚者乎主人翁曰吾家小兒師陳生足使也因呼共飲丘故上杭諸生推博雅者而泰聰明之名蚤已達於其耳以經史諸書試泰泰輒累幅不休日余三河雜貨行子殆廣城雜貨行也子真異人然奈何但爲目治而不手治乎蓋譏泰不爲文也而不知泰固爲文也因出其篋中所云二寸許者共觀之丘因舌喬不能下約次年共爲社會次年丘果館洋背泰亦移館羅坑相去不二里而近題至文往及乎午飯者少矣然

從丘先生諸富兒以其粟傲予曰江西小兒何足言或偶至其處則用以試其手搏仆之地予故不往先生亦不以文歸積數月先生留之宿先生就浴泰從先生席下得先生手錄百餘篇皆天下名士之文泰文二十篇在焉而署其下迺曰程子以程易陳諱莫如深所以殺諸富兒之妬也歸臨川祖居本房甚貧不能具饘而得族侄湛泉公與其二子文學洪謨洪範既免饑寒因得侍聶一輿先生先生故名宿凡毛伯文止登翼雖爲童子皆其所指名謂湛泉曰君家癡叔固應與毛伯諸君子並駕爭先也就邑師滄孺袁公試童子則已冠童子是歲爲庚子與毛伯文止大力千子並爲諸生似逆旅之人不及溫和然而其業並以羸出爲道而不相謀泰文

凡數變然其意皆以一已之精神透聖賢之義旨爲宗而所獨得者乃在分股前人定爲八股者言之不已而再言之以爲必如是而後盡也若每股合掌則四股可矣何必八股哉。是自家得力處故只實言逾見切寔而病不止此也將併其一股而忘之何者對股與出股一字不同對股既嚴而後出股不苟若二股一槩而同之則出股無論接句卽開頭一句已苟且無思矣此併一股而亡之之說也然不合掌又非於題外求不合掌也一字可移是八寸三分頭巾隨人可戴此其病不在世俗合掌下必明於此而後文始刻始高行文之手始快至於微遠以取致博奧以取理所謂加務善之而所要不在焉凡爲文而使人得效之已非立言之本而效之在膚與效之逾量又非也予嘗爲一友

敘云吳下之人下其中以爲精悍而四方之效之者或至揜其目吾黨始造之意不過懲時習氣靡理蒙小自清健古邃以求自壽何至如世人之所爲與然行文猶行已之外篇也予先世自祖父以上皆醇謹古處數不足而道有餘至泰身而漸薄矣然而勉自固植不敢過不自愛以累我祖我父之德嘗讀五代史朱温稱觴母前日朱五經有子乃爲三道節度使母曰汝爲三道節度使誠英傑然行義未必能如前人也予甚非其子之爲賊而賞其母之爲聖泰能文學於前人猶糠粃也而況下於此與泰門戶衰薄尺口不繁兼之性緒疆塞輕剽不制卽斤斤保合斤斤調攝將以迎邀玄庇俯安流競猶懼不足而況快意行之何以自復三兒要爲有知者

因為敘先世源流不嫌瑣穢使一展如見當書紳之義詩云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兒輩勉之勿復煩煩衰老子也

人為大士傳能言其後者耳前此蔑矣此自家偏寫其少
小事淋漓瑣碎多少自悲亦多少自喜令人讀之不覺于
貧苦中孝弟之致油然而生矣

祭文

祭鄭道圭先生文

衍為與兩

南之為方實為火房自他有耀象為文章地濱溟渤是謂海

王水主通利鑑物有光水火所極文字之祥篤生吾師軼漢

超唐班范奔北籍湜走僵橫翹捷出網羅磔張喟然引聖爭

惑斥狂囚衰激極各就理疆比于武事摧陷威強天下之人

翕然仰信知與不知事同資敬凡稱師者文與實病惟是夫

兼及得妙

子誠服無吝問有太史世稱為鼎鼎足所居人不得並一鄭

前茅二黃後勁浙清楚雄江國與令莫宜于師邀靈宣聖爭

而得之彈冠相慶拔幟而登率皆人俊榜發會宴高坐百人

填咽自是難忘詭塵蔽燎明獨呼使前慰問殷勤接待諸子葛衣幅

巾無幾何時。吾謁于京。剗去崖角。善氣相迎。鍛羽南還。手書如蠅。誨以處密。戒以居名。干鬲之要。匪師伊親。諸子受辭。各致丁寧。謹以銘心。非但書紳。壬申之孟。火尚西流。諸子避寇。無復相鳩。或入深澁。或登介丘。夫子突至。從天駕虬。在城六子。走伏道周。攀臥百里。曾不見留。我啗粥耳。於物無求。若之熱中。適羈軒轅。私怪夫子。神色不適。小爾違和。當無所憂。不謂瞽然。永隔千秋。嗚呼窮矣。天不弔靈。夫子之心。大猷是經。洗心退藏。根深極寧。國有大事。正立垂紳。金鐘大鏞。冰壺玉斲。旣榮而殞。大命以傾。夫子雖逝。憂不在身。國事可爲。爰寄後人。區之心目。將不瞑惟。二三子失其所恃。樹落糞本。弟子通利。夫子之意。雖不在此。永言念之。明發不寐。何以酬恩。

祭座師文故是着意整齊之作

何以執義。自媿菲薄。恐無所至。有負名賢。虛左爲恥。尚邀冥顧。策衰振止。我日斯邁。而月斯厲。死者有知。生者無愧。所以報師如此而已。

祭相國文湛持先生文

嗚呼泰等之師吾師也非如世之門生座師文服而已學術
人品古寧有幾二三子或遠或近或合或離所幸神齒未至
天休方滋奉令承教當無窮期不謂遽棄二三子頓爾騎箕
嗚呼哀哉師常從病起奇有曾痰鼻衄之疾困頓時或不支吳因之先
生致書云所苦或出腎勞或出苦思腎勞我卽慧劍斷之女
器易割心器難醫內應酬于筆墨外焦勞于政幾蓋居遠而
尚有憂天下之志則在朝而寧無謀社稷之思若是者固參
朮之所冒功而愈扁之所深辭者也然先生之言固已不幸
而中矣戊亥之交事愈靡常凡水火之同異與口寇之披猖
貽憂君父於何云臧師獨憂之髮爲之蒼乙亥厥秋二豎肆

直敘病事開而得真

狂氣息惛然不辭仆僵但恨五世食祿四海望洋無以慰答
 死不瞑睚蓋見于昏曠之所嚙語與夫二三知己若永訣者
 之所微商然而爰立之命下矣是役也無左右之助無資格
 之常有隕自天師且循牆固辭弗獲受命于牀此非千古
 達之知天下治平之象之見祥者哉而冥祐有屬神理不誑
 師亦遂霍然之氣見于太陽也勉強入直盡行所得天下想
 望風采以手加額師亦夙慮明定處茲不惑大獄大兵大姦
 大慝次第調停次第剗磔糾我同官安彼反側風塵不動日
 月宣白蓋將化異為同濟嚴以惻用剛方以矯國之詭隨致
 敦大以培國之元脉使假我數年或益展朞月大功之成定
 如所畫將事美于前人名韶于曩帛矣乃事有大謬不然者

相才兩月地既害之角巾東路不動幾微知已追餞愴然舉

卮笑言志在磨蝎屢起崎嶇兀兀之風掛於鬚眉蓋其生平

學道之功得力如斯豈復有不平之色以為物疑況乎官莫

尊於相國科莫巍于大魁名莫壽于文章著述之傳世志莫

安於賢子令婿之隆施師真可以琴書自娛魚鳥忘機顧壺

子之機偶然示杜而中營之星倏爾斂輝何也噫嘻此非關

一人之故也當逆璫兇威方煽志士結喉師獨抗疏而擊之

不盡不休師以生平骯髒不諧瀕死者數矣然未有如此之

相求璫不能一日而忘師師不能一日而忘讐汨羅之江乃

在園池鴆毒尺組之備乃在牀頭而師固不死也師之功未

盡鳩師之志則未盡酬昔何以不死而今何以不留蓋師即

去位天下猶冀其環召師即不復相天下猶恃為贅旒如應龍之潛清淵如虓虎之負神二雖投荒棄散猶足以懼鱗鱗而樂鵠鷗而師竟不待矣噫嘻帝乎胡不憖留天乎胡不憖遺雖然天下之悲師一如師之自悲蓋不憂身之隕而憂其國之卑雖有相國巍科高文駁嗣抑何以紓四海之鬱結而解九原之嗙唏泰等自師薨逝如失鷹師靡特靡怙靡瞻靡依分宜奔哭情殷迹違或殫官京輦或行役外畿為位而哭哀不自持生芻絮酒侑以俚詞惟師有靈庶幾鑒之

入手先從病起何其衰頹也已後愈出愈壯愈見關係正如連山散漫漸見限日爭霞之勢不如此不足以致其奇耳

書後

鄭恆古誌後跋

有耕于野而獲者出之則鄭恆與其夫人崔氏誌銘也予過安平在友人宋十河齋頭見之與會真記全異不獨世俗所謂西廂者而已其事實甚具其款識甚古知為宿物無疑十河將復刻而廣之有闡幽翼教之思焉予謂古人事為好事者所誣與名人之手為詭者所託以成天下之惑如此類者不少其間有幸有不幸焉而幸得白于世者百不一也予以為鄭崔事不足言而悲微之見誣于後世之信邪說者故為書其誌後如此

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亦是闡幽翼教之意

四烈婦傳後跋

女子性專貧家女子無珠王之戀與理義文字之習則性尤專天之不二則不二之而已大冠如箕者拙於死難而工於打謊或責以讀書男子不如不讀書女子此却不足以服其心政坐習中識文字所謂理義者太多耳然武臣未嘗讀書其拙於死難而工於打謊乃甚於文臣何也此又鬚眉爲崇不如無鬚無眉者之事夫較專壹也今秋火照甘泉中頗著微效乃在內臣其得女子之似焉者已如此矣因讀常山香百一所爲四烈婦傳有感爲書其後如此

鋒銛太利

道光丙戌三月廿八日
閏花



